

是谁说前生无悔，要用此生等待？前生，她用心头血换来爱人的背弃；今世，他为她一夕银发、懵懂痴傻。她，涅槃中浴火的凤凰，纳蓝王朝的千古女帝。且看这一场痴缠恩怨，风槿如画。

大众文艺出版社

风槿如画

张瑞◎著

Fengjin Ruhua

上





风 槿 如 画

张瑞◎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槿如画/张瑞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80240-252-2

I. 风…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854 号

书 名: 风槿如画 (全二册)

作 者: 张 瑞

责任编辑: 郝永伟 杜丽萍

特约编辑: 石 颖

装帧设计: 安宁书装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980 1/16

印 张: 42

字 数: 570 千字

印 数: 1-5000 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前尘往昔一场梦(一)	1
第二章◎正是两小无猜时(一)	7
第三章◎正是两小无猜时(二)	18
第四章◎正是两小无猜时(三)	32
第五章◎前尘往昔一场梦(二)	43
第六章◎正是两小无猜时(四)	45
第七章◎前尘往昔一场梦(三)	56
第八章◎年少懵懂不知愁(一)	58
第九章◎前尘往昔一场梦(四)	69
第十章◎年少懵懂不知愁(二)	71
第十一章◎真相若何催别离(一)	85
第十二章◎前尘往昔一场梦(五)	92
第十三章◎真相若何催别离(二)	94
第十四章◎真相若何催别离(三)	108
第十五章◎前尘往昔一场梦(六)	116
第十六章◎真相若何催别离(四)	118



凤 瑾 如 画

第 十 七 章◎君凛番外	131
第 十 八 章◎初入江湖多波折(一)	142
第 十 九 章◎初入江湖多波折(二)	154
第 二 十 章◎初入江湖多波折(三)	168
第二十一章◎前尘往昔一场梦(七)	178
第二十二章◎初入江湖多波折(四)	183
第二十三章◎初入江湖多波折(五)	194
第二十四章◎前尘往昔一场梦(八)	200
第二十五章◎初入江湖多波折(六)	206
第二十六章◎初入江湖多波折(七)	217
第二十七章◎前尘往昔一场梦(九)	232
第二十八章◎众里寻他千百度(一)	235
第二十九章◎前尘往昔一场梦(十)	240
第 三 十 章◎众里寻他千百度(二)	243
第三十一章◎前尘往昔一场梦(十一)	251
第三十二章◎众里寻他千百度(三)	255
第三十三章◎众里寻他千百度(四)	266
第三十四章◎前尘往昔一场梦(十二)	273
第三十五章◎众里寻他千百度(五)	281



目 录

第三十六章◎前尘往昔一场梦(十三)	287
第三十七章◎众里寻他千百度(六)	295
第三十八章◎镜花水月能几何(一)	303
第三十九章◎镜花水月能几何(二)	314
第四十章◎前尘往昔一场梦(十四)	319
第四十一章◎镜花水月能几何(三)	325

下 册

第四十二章◎镜花水月能几何(四)	331
第四十三章◎镜花水月能几何(五)	341
第四十四章◎生死白头番外	352
第四十五章◎恍然一梦忆前尘(一)	355
第四十六章◎十年恩怨两茫茫(一)	360
第四十七章◎十年恩怨两茫茫(二)	372
第四十八章◎十年恩怨两茫茫(三)	383
第四十九章◎恍然一梦忆前尘(二)	394
第五十章◎比翼连枝当日愿(一)	398
第五十一章◎比翼连枝当日愿(二)	409
第五十二章◎比翼连枝当日愿(三)	421

第五十三章◎恍然一梦忆前尘(三)	435
第五十四章◎暮雪哀歌欲断肠(一)	443
第五十五章◎恍然一梦忆前尘(四)	453
第五十六章◎暮雪哀歌欲断肠(二)	461
第五十七章◎暮雪哀歌欲断肠(三)	473
第五十八章◎何当共奏白头吟(一)	486
第五十九章◎何当共奏白头吟(二)	497
第六十章◎何当共奏白头吟(三)	509
第六十一章◎何当共奏白头吟(四)	522
第六十二章◎明月有情还顾我(一)	535
第六十三章◎明月有情还顾我(二)	548
第六十四章◎明月有情还顾我(三)	563
第六十五章◎满川风雨看潮生(一)	575
第六十六章◎满川风雨看潮生(二)	587
第六十七章◎满川风雨看潮生(三)	598
第六十八章◎满川风雨看潮生(四)	611
第六十九章◎三生石上改姻缘(一)	621
第七十章◎三生石上改姻缘(二)	629
第七十一章◎三生石上改姻缘(三)	642
第七十二章◎三生石上改姻缘(四)	651
后 记	660





第一章◎前尘往昔一场梦（一）

纳蓝南族统一天下五百余年的太平盛世也走到了尽头。
故事便始于这乱世之后……

耀辰 516 年冬，耀辰国年仅二十岁的弘夙帝暴毙于宫中，原因不详。

弘夙帝的突然驾崩让耀辰国乱成一片。纳蓝南族世代一脉单传，弘夙帝大婚四年只生一女——长公主纳蓝风槿。

在众大臣的争议与反对中，纳蓝南族仅有的血脉，三岁的长公主纳蓝风槿继位，年号延载。

耀辰 517 年春，弘夙帝结发之妻，延载女帝之母独孤皇后自裁于交泰殿（弘夙帝与独孤皇后大婚时所用宫殿）。

耀辰 526 年 延载十年

十三岁的延载女帝迎娶宰相十八岁的长子为后，在宰相一派强硬的支持下，延载女帝亲政。

耀辰 531 年 延载十五年

延载女帝自小聪慧，文韬武略样样不弱。耀辰国在延载女帝与帝后的共同治理下盛极一时，百姓对这位耀辰国历史上第二位女帝爱戴有加。

此年，耀辰国西南方的八荒县出现巨型怪兽。延载女帝连续派出三名耀辰重将带领大军围剿，三位将军无一生还，所带军队皆全军覆没。一时间谣言四起，女帝继承大统违背天意，故上天派出使者惩罚众人，各处百姓恐慌无比。

延载女帝意欲再次派出将领，但武将无一人愿意前往。延载女帝大发雷霆，欲御驾亲征，此时一位十六岁的无名下将请缨前往。延载女帝自是不允，下将以死求准，女帝思前想后终无奈应之。

三个月后，下将损兵三千将怪兽斩尽。

延载女帝大喜，册封无名下将“将军王”称谓，授亲王禄，世袭罔替。

将军王归朝之日，女帝亲自出城迎接。

人群之中，将军王一身烫金戎装，自信飞扬，年少风发，鲜花骏马。女帝竟看痴了，从此对将军王念念不忘。终一日，女帝在朝堂之上当着群臣向帝后提出纳君之事。

一向温润如玉的帝后，此时的态度异常强硬——不允。

女帝大怒，当场发誓此生若不纳将军王为君，就算断了纳蓝南族血脉也不会与任何人圆房。此时众人才知，女帝与帝后大婚五年并未圆房。

帝后脸色苍白，难堪地看着朝堂下的百官，遮掩着无奈与心伤，同众臣商议女帝纳君之事。

将军王少年得志本该意气风发，怎奈如日中天之时，一道懿旨如晴天霹雳般摧毁了少年的梦想与人生。将军王羞愤交加，欲以死相抗，却为保其家族一百一十口苟且偷生，含恨入宫为君。

同年，将军王解兵入宫被封为麟德贵君，地位仅次于帝后。

女帝知麟德贵君不喜后宫脂粉之气，便在后宫最外围建一楼阁，名曰太平轩。

女帝知麟德贵君入宫后生活万分寂寞，便网罗各种书籍与新奇之物送往太平轩。

女帝知麟德贵君喜好花桐木，便从极热之地将其移植到宫中，花桐木却无一成活。

麟德贵君为此对女帝大发雷霆，女帝不但未治其罪，还百般讨好。

帝后知此事，心灰意冷。

女帝为讨好麟德贵君以至荒废朝政。

帝后失宠后把持朝政，大力提拔其家族众人，一时间耀辰众臣怨声四起。

女帝对帝后的行为不理不问，更助长了帝后之烈焰，一时间耀辰国三分之一的大权落入帝后家族之手。群臣为防止帝后家族将其吞噬开始拉帮结派，朝廷一派乌烟瘴气。

一年后，耀辰国朝廷分为三支——帝后及其家族为一大支；麟德贵君本属外围小族，但此次朝廷斗争中在女帝力保与提携之下成为仅次于帝后之族的一支；独孤一族在独孤皇后死后已渐渐衰败，却在本次权势争夺中力挽颓势，成为三大派系的最后一支。女帝专权被彻底架空。

帝后怕已无权势的女帝遭人暗算，将家传之宝琥珀手链为女帝戴于左手腕。女帝不以为然，为博得麟德贵君欢心，冒险使用纳蓝南族秘术使麟德贵君青颜永驻。

帝后得知后大怒，与女帝决绝。



麟德贵君与青梅竹马之姨妹早已私定三生，前番请纓前往，正为赢来功名抱得美人归。一道懿旨让本该翱翔青天的苍鹰成了金丝雀，麟德贵君将所有不甘与怨恨加诸延载女帝身上。

女帝深知麟德贵君心有他人，却愿为博心上人一笑，倾尽所有。

耀辰 532 年 延载十六年秋

女帝知麟德贵君爱吃青背龙鱼，便与二十名侍卫出宫直奔青背龙鱼产地。

帝后知悉此事后想要阻止，却为时已晚，女帝为赶在麟德贵君的寿诞之前回来，不知跑死了多少匹千里良驹。

在麟德贵君寿诞之日，女帝风尘仆仆赶回宫中，却被告知麟德贵君已在帝后的恩准下回本族过寿辰。

女帝未换衣装，怀抱镀金雕花鱼盆，朝麟德贵君本家赶去，无奈因未换掉平民装束，又不愿表明身份，而被门卫挡于门外。女帝灵机一动，飞身越墙而入，朝麟德贵君未入宫时居住的庭院跑去。期间她小心翼翼地护着怀中鱼盆，未让水洒出一滴。

当女帝来到麟德贵君门外，却听到里面有女声传出。

女声道：“……如此助我族人夺权，我知你是一心待我，待君出宫之日，便是我二人携手一生之时。”

麟德贵君道：“只等到你族羽翼丰满之时，就是我们双宿双栖之日。那时我定带你远走高飞，远离这尘世纷扰。”

不料此时一丫鬟路过，看见立于门外出神的女帝，惊问道：“是谁？”

一声怒喝，惊动了房内的两人。

麟德贵君开门，便见女帝衣衫残旧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外，惊于当场。

女帝怀抱鱼盆，盯着盆内的两只活鱼痴傻地说：“看，我亲手捉了两条你最爱吃的鱼。”

麟德贵君只淡淡地瞟了一眼鱼，尔后凌厉地瞪着女帝道：“你想怎样？”

女帝越过麟德贵君看着他身后的人，女子眉如远山，目如秋水，不语含情，脉脉浅笑。

女帝局促不安地低下头，拽着衣袍，试图遮掩自己那身残旧不堪的平民布衣。她捋了捋凌乱的青丝，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屋子，走到了麟德贵君的身边。

麟德贵君见女帝进来，不动声色地将女子挡在身后。

女帝清澈如水的眸子顿时悲切万分，她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将他人护于羽翼之下，自嘲地笑道：“如果朕说要她死呢？”

女子不安地抓住了麟德贵君的衣襟，麟德贵君反手紧紧地握住女子的手。

女帝看着这一幕，小心翼翼地将鱼盆放于书桌上，怒极反笑道：“你们须知君……无戏言。”



女子深情地与麟德贵君对望——此生不能与君同生，如今能与君同死，也是我的福分。

两人旁若无人地执手对望，惹得女帝怒焰高涨，醋意横生，抬手想夺回麟德贵君的手。麟德贵君却会错了意，以为女帝要对女子不利，拔起床头的剑指向女帝。猝不及防的女帝被麟德贵君的宝剑割伤了手腕，一串黄色的琥珀珠子从她手中散落。女帝的鲜血一滴滴地掉在散落的琥珀珠子上，她绝望地抬眸凝视着麟德贵君，狠厉地喊道：“你如此护她，朕定不会让她苟活！”

麟德贵君将女子牢牢地护于身后，漠视女帝的伤心欲绝。

女帝怒火攻心，抬手就攻，此时的她被醋意冲昏了头，一心想伤害被自己心爱的人护于怀中的女子。麟德贵君为保护身后的女子只得与女帝过招。女帝长途跋涉，早已精疲力竭，方才又被刺中一剑，知道自己已不是麟德贵君的对手。如今只剩下自尊的女帝，无论如何再也不愿向麟德贵君示弱。连日的奔波加上流血不止，让女帝一阵阵眩晕，麟德贵君一剑横刺过来，女帝看着眼前的人与剑，心中满是苦涩与疲惫，无力阻挡，闭上眼睛垂下了手。

麟德贵君发现女帝没有防备之时，箭已在弦上收不回了。锋利的宝剑刺进了女帝的心窝，血溅入雕花镀金的鱼盆里。女帝垂首努力瞪大双眸，双手支撑在书桌上，不愿倒在情人与情敌的面前。她看着自己的心头血一点点地滴进盆里，就连盆里的鱼也变成了血红色，轻声低喃道：“真丑。”

麟德贵君不可思议地看着女帝，怎样也没想到与自己武功旗鼓相当的女帝怎会连三招都接不下。女帝抬眸望着麟德贵君痴痴一笑，那神情像一个献宝的孩童在说：看，我捉了你最爱吃的鱼，我自己动手捉的。

麟德贵君嘴唇嚅动，脚却如扎了根一般不能移动。

女帝的身体晃了晃，一双凤眸逐渐涣散，讷讷不休，“是我强求了吗？是我让你失去自由了吗？我只是想对你好点儿，对你好点儿……我以为你最终会看见我的。我无奈生于皇家，从小便失去了翱翔的资格，却还要你与我同受。是我强求了……是我强求了……我强求了……”女帝强撑着身子，摇摇晃晃地朝门外走去，她目光呆滞，似是失去了生机。

麟德贵君身后的女子却着急了，“现在若是让她这样出去，她定不会让你我二人活命。”

女帝听到此话，极缓慢地转过身去，眉头微皱，凤眸中显出一丝烦恼，“也是，若我死了，哥哥定会怪罪于你们。”她机械地从怀中掏出帝后一直让她随身携带的灵药，默默吞下，闭目一会儿，再次睁开眼眸时，精神恢复了不少。她轻笑着看了一眼麟德贵君与那女子一直紧握的手，想保留最后的尊严，提起最后一口真气，纵身欲使轻功离去。

麟德贵君身后的女子却在此时射出了暗器。

女帝趑趄，发出短促的倒地声。

一直怔愣出神的麟德贵君终是慢了一步，怒声问女子：“你在作甚?!”

女子娇弱的眉目中似有委屈，“若是让她出了此门，你我二人焉有活路?”

女帝倒在血泊中，嘴角溢出了鲜血，她琉璃般透明的眸子里满是悲恸绝望，直直地望向麟德贵君，将手朝他的方向伸过去，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我决计不会害你的，我方才只是不想让哥哥知道……你，信我吗?”

麟德贵君眼神复杂地凝视着地上的人，表情略有松动，朝前走了两步，却被身后的女子拉住。他猛然惊醒，眼底闪过一丝疑惑——女帝一直聪慧狡猾，岂能那么容易就奄奄一息？他硬声说道：“你身有金丝天蚕衣，岂会那么容易受伤。”

女帝已无力回答麟德贵君的疑问，她眼神涣散，神志不清，嘴里依然低喃着麟德贵君的名字。

麟德贵君有点儿怀疑地又向前走了两步。

此时，一个身穿黄纱锦袍的人突然从天而降——帝后察觉到琥珀手链断裂后寻到了此处，他脸色煞白地朝血泊之中的女帝奔去。

麟德贵君本来前进了两步，又退了回来，凝视着对面的两人。

帝后压着女帝的命脉，神色悲恸绝望。他轻轻地搂住地上快要失去生命的人。女帝抬眸看着面前的人，微微一笑，霎时满院花开也抵不过这个微笑，“哥哥……你终是来寻槿儿了……哥哥别生槿儿的气了……槿儿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帝后颤抖地搂着怀里的人儿，声音哽咽，“槿儿，莫要贪睡，哥哥寻你来了……哥哥带槿儿回家……好不好？哥哥和槿儿回家……”

女帝的凤眸露出一丝欣喜，注视着眼前的人，露出一丝小女儿的娇态，“哥哥莫要怪他们，是朕自己不小心才会如此的。朕若有不测，皇位就给了哥哥吧，也算还清这些年槿儿亏欠哥哥的了。”

麟德贵君此时才知女帝并非演戏，一时间不能呼吸的心痛几乎让他窒息。他理清内心的波涛汹涌是为何，只能傻傻地站在那里。

女帝看着麟德贵君依然无动于衷的表情，浅浅一笑，“如此结局是最好的。你们都有最想得到的东西，只有我，才是多余的……看，这鱼儿是我亲自抓来的……是我强求了……我强求了……”

麟德贵君望着远处的人竟真的闭上了眼睛，一时间心如刀绞，反射性地奔了过去，想试探她这次是不是真的。他低喃着：“陛下，休要与臣玩闹……”当他颤抖的手探到女帝的鼻息时便僵住了，他不能理解心为什么那么痛，自己不是明明恨不得饮其血噬其肉吗？见她如此下场不是大快人心吗？为什么满脑子、满心都是她的一颦一笑？自己当年多么意气风发，将军王的称谓羡慕多少旁人，可为何她一声令下，自己就要在那暗无天日的后宫度过余生，自己该恨她不是吗？



帝后将女帝护于怀中，温润如玉的眼眸中一片死寂，“瑾儿……哥哥再不敢生气了……哥哥再不争了再不抢了……只要瑾儿好好的……瑾儿随哥哥回家，哥哥带瑾儿回家。”纵身一跃，黄色的身影消失于天际，带走了那具已失去生气的躯体。

麟德贵君呆立于原地良久……

耀辰 532 年 延载十六年秋

延载女帝薨，原因不明。

传说中的神之遗脉纳蓝南族灭族。

耀辰 532 年秋末，独孤氏族打出为女帝复仇的旗号，占领耀辰东北方十六座城池。独孤族人扶持年仅十一岁的族长之子独孤郗微为帝，国号耀，年号天授。

在此期间，女帝的尸首被盗走。帝后受此打击悲恸欲绝，大病一场。

耀辰 532 年冬初，大权在握的瞿氏一族新任族长瞿吟风——原女帝最宠爱的麟德贵君，打出抵抗独孤氏叛乱的旗号，占了中原二十一座城池，在叛乱中杀死其姨丈君氏族长与其女，却全力支持其姨丈君氏之三子君赢为帝，国号月，年号宣隆。

耀辰 533 年春，一直死守纳蓝南族基业的帝后遭其族人逼宫，被软禁。司寇族占领帝后苦守的二十六座城池，立帝后司寇郇翔为帝，国号辰，年号载初。

司寇郇翔登基后一直不问朝政，致使辰国朝政大权落于其嫡亲弟安乐王之手。

纳蓝南族统一天下五百余年的太平盛世也走到了尽头。

故事便开始于这乱世之后……



第二章◎正是两小无猜时（一）

风音其实不知道，当她占用誉瑾身体之时，这世界上便再也没了风音，只有誉瑾。

风音已记不得在这陌生之地飘荡了多少岁月。她记不起自己是怎么死的，也不知自己为何而死，最后的记忆停留在她冒着风雨赶回公司拿文件的路上。她感到自己死得莫名其妙，既没摔跤又没被雷劈到，无缘无故就成了这副模样。

遥远的声音一直缭绕在耳边，“风音……风音……风音……”那泉水般清澈的声音蕴含着复杂的情感，似是思念，似是悲恸，似是期待，还隐含着淡淡的绝望。

这声音让风音的心仿佛被车碾过一般，撕裂地疼痛着。风音无比恐慌，灵魂徘徊在同一个地方，不敢远走。过了很久很久，一阵狂风刮过后，风音已经身处这个陌生的朝代了。她刚到此地时心中兴奋不已，暗道：如今自己乃灵魂一具，来去自由行动方便，去见证一下历史也是件美事。

可不到三日风音彻底抑郁了——此朝代是架空的。

风音懊丧地想，人家穿越的不是王子就是公主，最不济也是个大家的小姐，再不然也是个有人疼爱的丫鬟。没人像她这样，连个寄宿的身体都没有。

她本着靠天不如靠己的想法——借尸还魂，于是费尽心力地找到了一个年龄、样貌、身家都符合自己心意的新死女尸，直直地飘进了她的身体，却怎么也融不进去。

她躺在尸体上面，沮丧地想，做个魂穿者不容易啊！

再后来，风音也无心讲究了，只要看见新死的尸体便迅速地飘过去躺下，从一岁的婴孩到八十岁的老叟，无论男女，无一放过，也无一成功。如此这般不知过了多久。最终，风音绝望了，不再想借尸还魂，开始了魂飘生涯，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一日，风音飘进一个很大的府邸，从一个小女孩儿身边路过，突然一股暖流涌进她的心里，这样的暖流让她飘荡许久的魂魄有了活着的感觉。于是风音决定留在这个女孩儿身边。

女孩儿很普通，干瘦的身躯，眼睛大而空洞，一张小脸明明五官和谐却让人感觉平凡无比。

女孩儿不吃饭的时候就会蜷缩在某个角落一整天，除非必要，否则她极少出这个房门，也从未见有人来陪伴过她。

风音为此过了把柯南瘾，努力调查女孩儿的往事，可惜得到的情报少之又少。只是从一直给她送吃喝的丫鬟和老妇的话中得知女孩儿叫瞥瑾，乃月国上将军瞥吟风最小的女儿。

瞥吟风手握月国三分之一的兵权，可谓受尽荣宠，为何对自己的小女儿如此冷淡？虽然鬼魂绝对适合做侦探或间谍，但瞥瑾在将军府似是绝对的禁忌，居然没有人提起过她的身世和状况。

瞥吟风的寿宴上风音终有所发现。

瞥吟风三十岁左右，英挺中透出儒雅，五官犹如雕刻，双眼炯炯有神，眼底却透着对人群的疏离。将军夫人国色天香，温淑贤良。两人一看就是绝配。

瞥瑾的一对双胞胎姐姐十四岁了，已然秉承了父母所有的优点，若是再大些定有倾城倾国的资本。

四人站在一起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天伦享乐图。

瞥瑾黑瘦的身躯、端正的五官无一处与将军、夫人相似，莫不是哪位不受宠的小妾所生？风音想着若是自己有那么漂亮的夫人，定不会找如此无貌的小妾，从瞥瑾的长相就知道那小妾定是无盐女之流。将军如此出色的外貌也能把瞥瑾生得如此平凡，不是无盐女是什么？

双胞胎瞥凤、瞥风在宴会上为将军献寿，一人持箫、一人抚箏合奏一曲。风音听不出是何曲目，但听着的时候也忍不住陶醉了一把，想到她们才十四岁就如此多才多艺，相貌又生得如此出色，不招人疼才怪。

风音打算回去看看瞥瑾之时，却发现她一直趴在墙外一棵不算高的树上偷看。风音看着这个隐藏于树枝之间的孤独身影，她空洞的双眼流着泪，呆呆地看着举行寿宴的方向，一坐就是一宿，最让人恼恨的是这一宿将军府内无人发现瞥瑾的消失。

天快亮的时候，瘦弱的瞥瑾从树上爬了下来，也许是一直坐着的原因，她身子有点儿僵硬，爬到一半的时候就那么硬生生地摔了下来。她无声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默默地回房了。

风音追着她小小的身影回到屋内，暗叹老天的不公。

瞥瑾回来后一直躺在床上，乖顺地闭着眼睛。风音躺在她身边，想安慰她，却无奈自己是个灵魂，说什么她都听不见，唯有默默地陪她躺着。

正午时分，丫鬟来送饭，看到桌子上的早饭未曾动过，却未问一句，换上午饭直接走了。

傍晚时分，风音发现小少爷有点儿不对劲了。她的小脸黑中透着红，呼吸急促，是发烧了。风音着急地在房子里飘来荡去，良久也未想出办法来。

到了晚上，送饭的丫鬟发现午饭也不曾动过，就走到床边看了一眼，此时才发现床内的人有些异常，急忙跑了出去。

风音暗道：这下有救了。

良久，丫鬟拉了那个一同侍候少爷的老妇回来。

“真的生病了？”老妇瞟了一眼床上的少爷，却无半分紧张之色。

丫鬟着急地说道：“容婢，我们是不是禀报将军请一下大夫？”

“将军和夫人同赴皇宴，如何通知？”

“我们快请大夫吧！”

“天色已晚，去哪儿找大夫？将军、夫人、小姐们若是生病了都直接传御医。”

“那怎么办？”

“等将军回来再禀报吧。”

“若万一……”

“走吧，你别多管了！就算有什么我想将军也不会追究的。”话毕，老妇拉着那丫鬟，也未多看一眼，便走了出去。

风音气得干瞪眼，都什么人啊！

她们刚刚出去，少爷突然睁开了眼睛，呆呆地盯着床帐上方，无任何表情的小脸空洞得让人害怕。

风音坐在少爷床边说道：“你别想不开啊。”她本想安慰少爷，但思考了半天也未想出让人信服的话，又想想自己说什么她也听不见，只好干坐在少爷身边盼着将军和夫人早点儿回来，那时便可找个大夫了。

整整一夜过去也未见一人再来。

少爷的病却是越来越严重，她紧闭双眼，呼吸急促，面色潮红。

风音着急地在少爷床边飘来荡去，边飘边骂，骂天、骂地、骂丫鬟、骂老妇、骂将军、骂夫人，后来连双胞胎姐妹也没放过。

第二日早晨，那丫鬟再来送饭之时，她走到床边一看床上的人，吓得立即跑了出去。

风音这次长了个心眼儿跟了上去。

“容婢，你看小主子越来越严重了，昨天将军怎么说？”

“昨日将军与夫人回来已经晚了，直接歇息去了，我也未敢前去惊扰。”

“那可如何是好？若将军问起来……”

“怕什么，将军多少年没来过西隐阁了。”



丫鬟心有余悸，“那就好，那就好。”

“我去通知将军，到时他若问起你，你就说今早才发现小主子得了风寒，昨日还好好的。”

“但将军若问小主子呢？”

“小主子倒是想说来着，你来这儿三年见过小主子说话吗？从她五岁起我便来此处了，就未曾见过她开口说话。”

“嗯，知道了。”丫鬟点头如捣蒜。

风音若有肉体的话，不知把这对仆人掐死多少次了。她紧跟着容婢，想看看将军与夫人的反应。未进前庭，便看见訾吟风一家四口在用饭，妻贤子孝、其乐融融。风音大声咒骂，只可惜所有人都听不见。

“大清早的有何急事？未见将军与夫人正在用膳吗！”容婢没进前庭就被总管给拦了下来。

“西隐阁的主子病了，小的特地来禀告将军。”

“等将军用完膳再说吧。”

风音着急地在前庭与西隐阁之间飘荡着，眼见訾吟风慢条斯理的吃相，心中暗道：怎么不噎死你！

约莫半个时辰，訾吟风终于用完早膳了。

管家垂下眼眸走了进来，“禀将军，西隐阁那边来说他们的主子病了。”

“进来回话吧。”訾吟风抬头似是无意地看了将军夫人一眼，闭目良久后问道，“何时生病的？”他面无表情，仿若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回将军，今晨送饭时发现主子有点儿发烧，就立即来报了。”

“请个大夫来看看吧。”訾吟风不急不躁地吩咐了一句便起身走了。

话刚落音，风音便迅速飘回了訾瑾的床边，等待着大夫的到来。

訾瑾的呼吸越来越急促，面色也变成了不正常的黑紫色。风音彻底急了，如今这个陪伴自己半年的人受着病痛的折磨，也许真的会有什么不测，这叫她怎么能接受！风音作为鬼魂的第一缕温暖就是这个瘦弱的人给的，可现在却只能看着她在自己身边病倒，看着别人对她不闻不问。风音暗恨做鬼魂的无奈。

“你别着急，一会儿就会来人给你治病了，你一定会好，一定会好……你要相信我。就算不相信我也要相信自己能活着。怎么请个大夫要那么长时间，将军府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我若是将军就把他们都拖出去砍了。你别害怕，一定别害怕！你身边还有我，只可惜你看不见也听不到……”

“能。”小小的身体上面站起来一个灵魂，訾瑾本体却并没有停止呼吸。

“你，你……你还没死，怎么……灵魂脱壳了？”风音看着这诡异的画面，怎么也接受不了。

“我身上佩戴着聚魂玉，从你出现的那日我便知道了。”

“那那那……那你不害怕啊？”风音心想，若天天看见一个鬼魂跟着自己，